

聊齋誌異

卷拾陸

院
學
通
交
慶
重
書
圖

聊齋誌異卷十六目錄

嫦娥

褚生

霍女

司文郎

醜狐

呂無病

錢卜巫

姚安

崔猛

噴水鬼

鷹虎神

金世成

聊齋誌異卷之十六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寧父與紅橋下林姬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淪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極贊之姬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箒如何翁笑促子離席使拜姬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姬獨居女忽自至

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媪愛而留之，寔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貧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萬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媪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媪。媪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輕折腰，何媪視之不值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媪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即都忘却。今既云，我豈留嫁。

天王耶。要日、妝束寔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
自度難辨、亦遂置之。適有寡媪、僦居西鄰、有女及笄、
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饋遺、
階進、久之漸熟、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
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為嫁娶、辭以兄負販
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影跡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嫦
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
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述其故、女便入室、

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為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為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嘿良久曰：「君所約妾。願知之。其事必無成。即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所從。隔夜以告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留意嫦娥。宗不語。顛當願下之。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姬。無詞以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顛當言。

嫦娥微笑，陽慙，思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跡
久絕。嫦娥知其為已，因暫歸寧，故與之間。囑宗竊其
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既而解襟
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
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即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
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
蓋顛當子母徙去已久，影滅跡絕，莫可問訊。怨嘆而
已。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嫦娥善

諧謔、適見美人画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
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咲曰、若欲見之、即亦不難、乃
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妝、效飛燕舞風、既
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
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既
而審注、恍然始咲、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
人、皆在床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
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嗚呼、一人以白刃

加頸、惧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闕然而去。宗始踣、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惘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爵、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遇姚巷、值一女子、垢面羸衣、匡褰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荅曰、別後南遷、老母即世、為惡人掠賣、旂下、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繁多、不能為力。宗曰、寔告

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女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誼必得當一報。北行步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終從。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何所。女曰：其行踪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

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頽，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衲其中，睹客至，漫不為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寔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遇，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摧，明月高揭，夜鳥悲啼，恒懼無所復之方。徘徊

徊間、遙見二三女、即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
起、急攬其袂、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
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歛曲、歷訴艱難、不覺
惻楚、女曰、寔相告、妾寔嫦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
滿、托為寇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
譴時、蒙其收恤、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為代
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頷曰、姊妹輩來矣、宗
方回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

自縊恍惚覺神已出舍、偃靡之、俄見嫦娥來捉而
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痴即痴
即、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
而殺即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
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
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
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
當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叠指彈之、

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
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
須綉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
但求分工、按時賚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便
放却、顛當目宗、笑不語、顛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
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
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
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狎戲、惟密教顛當為之、

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窻一窺，則見顛當凝妝作已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魘勝者耶？汝自欲捧心效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咲而去，顛當私謂宗曰：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爰趺坐，眸含若瞑。

顛當俏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唇半啟，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眸始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咲罵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遂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其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啣鳳鈎，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能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

當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為其所迷，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慚惧，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謂妾有異心，不惟不敢抑，不忍告。』」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不能從，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效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墜下。